續震澤紀聞

續震澤紀聞目錄

盛斯徵公 應期

金公素公 問

陳怡菴公 繼

徐武功伯公 珵更諱有貞

續震澤紀聞

洞庭山樵王禹聲輯

尚書吳文定公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自少篤學勵行博覽羣籍攻古文詞爲諸生已隱然有重名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哉武功伯徐有貞高邁少可折節與交曰舘閣器也屢舉不利絕意仕進督學御史天台陳選以禮

敦遣入試名在第三成化壬辰會試第一入試
大廷又第一授翰林修撰年三十八旋被選侍
東宮人動色相賀公獨蹙然曰我何以當此
任哉我何以堪此勞哉至日講內殿尤當世所
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誠不强也九
載進右諭德
孝宗即位以舊學進左庶子
憲廟實錄成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擢吏部侍

郎久之入掌內閣制誥復侍

武宗于東宮每進講開雅詳明意存諷諫至理

亂邪正之際未嘗不覆誦之　東宮學少間公

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

外歲不過數月日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

古者八歲出就外傅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

民且然況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於內終不若

就傅追馬永成等以近習亂政人始服公先見

云議者謂元儒吳澄出處不正不宜從祀公言
從祀亦觀其有益經傳否耳苟有裨經傳卽馬
融楊雄不廢可也大學士丘濬卒翰林聲望最
重者公與餘姚謝公而公適憂去遂越次用遷
公竟逗遛不獲用人爲不平而處之裕如也惟
遷亦以先之爲不安數爲首相劉健言公當入
閣健曰待我去用之他日又言又曰待我去用
之爭之不得至聲色俱厲健但笑而已後天變

遷求去遂舉公及先文恪公自代不報大明會典成進禮部尚書尋充通鑑纂要副總裁　孝肅皇太后周氏崩將祔　廟詔議其禮衆推公執筆公上議曰昔周祀后稷姜嫄祭于別廟謂之閟宮魯桓公之母不得祔廟春秋書考仲子之宮漢唐皆然至宋始有兩后並祔之說然皆諸帝繼室非後世子孫嗣位追尊之比惟宋李宸妃沒仁宗悲慟始追尊祔祭豈足法哉葢先

是　孝莊睿皇后崩　孝肅不欲祔之　裕陵賴大臣力爭得合葬時巳有　孝肅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是以公言且賴
孝宗明聖深維典禮卒從公議中外翕然稱合禮云年七十乞致仕不允閱月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公忠信宏厚廉靖方嚴好古力學文翰淳美遇權勢榮利退避不暇爲文不事雕琢獨嚴體裁蘊藉簡淡理致優長爲詩用事渾然天

成沉着高壯一洗近世尖新之習作書姿潤中時出奇倔雖規模于蘇而多所自得學者稱匏庵先生所著文集若干卷

姑蘇志云公爲人靜重醇實自少至老人不見其過舉不爲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卒未嘗碌碌苟隨言詞雅淳文翰清妙無愧古人成化弘治之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望者三十年位雖通顯迄不得

柄用天下惜之

先文恪公曰公端靖淵穆不涸溷爲同不嶢嶢爲異士無賢愚見者靡不歸心公亦保合兼容不見畛域平生不聞有毀譽之言亦不見喜慍之色其古所謂大雅君子者乎

編修槎軒高公

高啓字季廸長洲人少孤兄咨戍淮右時往來居吳城東北陬好作詩出警語人咸異之至正

閒張士誠開府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參政饒介領諮議參軍事介有文學喜士一時名流多出其門啓時年十六或薦下介介見啓詩驚異以爲上客啓不屑以妻家周氏在青丘遂徙青丘避焉號青丘子洪武二年用廷臣薦與修元史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命教功臣子弟一日召見啓與編修官謝徽並對時已薄暮 上御闕樓擢啓戶部侍郎徽吏部郎中啓以年少未

習金穀且孤遠不敢驟當重任遂與徽俱辭
詔許之賜帑金給牒放還先是啓常以史事爲
國子祭酒蒲圻魏觀所知陛辭歸夜宿龍灣夢
亡父來書其掌作一魏字云此人慎勿與相見
及是觀守蘇啓避匿甫里絕不入城然觀愛顧
殷勤數延問郡中政事得失竟棄寀舍爲徙居
城中夏侯里就焉觀以府治隘弗稱且衛治處
其右不欲爲之下即士誠廢址遷之衛帥密疏

于朝遣御史張度混跡畚鍤中廉得其實觀寘極典啓與王藙等俱坐觀黨死以其上梁文有龍盤虎踞語也年三十九啓疏爽雋邁警敏絕人身長七尺有文武才少好權略與張憲杜寅王行宋克僧道衍輩游於書無所不讀尤粹于史其文喜辯擊馳驟上下精釆煥發其詩始以唐人爲法極意太白而出入諸家緣情隨事因物賦形闔闢變化不拘一體所著有缶鳴鳧藻

等集

黃嶂蓬軒吳紀云臨川饒叅政介之至正末領容議叅軍事於吳慕高季廸才名召之至再强而後往因命題倪雲林竹木圖實試之也且以木綠曲爲韻季廸充口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綠踰垣爲惜酒在樽飮餘自鼓無絃曲饒大驚異其敏捷且嘆賞其詩延之因勸之仕季廸笑而不答時年

纔十六又二年年十八頎而長矣未娶婦翁

周仲建有疾季廸往唁之周出蘆鴈圖命題

季廸走筆賦曰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

羽翮垂沙濶水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

翁曰是子求室也即擇日以女妻焉

勞堪憲章類編稱其論事數中肯綮未見的

據

按察使楊公

楊基字孟載其先蜀人大父宦游江左而基生吳中遂家焉頴敏絕人九歲能背誦六經著書十萬餘言名曰論鑒試儀曹不利會天下亂歸隱于吳之赤山會稽楊維禎客松江往來吳中以詩自豪基嘗于坐上賦鐵笛歌維禎驚喜與俱東語所從曰吾在吳又得一鐵來矣若曹就之學優于老鐵學也張士誠辟爲丞相府記室未幾辭去又客饒介所時左丞周伯琦留江南

以中朝貴臣尊重無比廳事惟設一席客至立
談遣之惟基往輙解榻欵語極歡乃罷王師下
江南籍錄諸僞官基以饒氏客安置臨濠旋徙
河南洪武二年放歸尋起爲滎陽知縣謫居鍾
離久之被薦爲江西行省幕官以省臣得罪落
職六年又起奉使湖廣召還授兵部員外郎出
爲山西按察副使進按察使被讒奪職供役卒
于京基詩穠麗纖蔚與高啓張羽徐賁齊名世

稱高楊張徐以擬唐四傑云所著有眉菴集

按察司僉事陳公

陳祚字永錫吳縣人永樂中以進士選爲翰林庶吉士擢河南布政司右參議與分巡官爻章言事編置均州太和山且十年宣德初召爲監察御史巡按江西復上疏言帝王之學先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讀書貴乎知要眞德秀大學衍義一書聖賢格言古今治亂無所不載願于

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庶知孰爲道義可遵孰爲嗜慾可節孰爲忠賢可親孰爲邪佞可遠孰爲民利可興孰爲民害可革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何由而得何由而失疏入或指其語涉譏訕　上怒曰彼謂朕不讀書大學且不識耶逮繫至京籍其家闔門繫　詔獄五年正統初釋之復其官祚以父母俱歿獄中乞追服不允章再上得給假歸葬還朝出按湖廣復發

遼王不發事又下獄論劾未幾王事覺得解改南京雲南道御史時戶部侍郎吳璽薦主事吳悅悅有過被劾法當連坐而有司私憾璽附致至劾悅亦自經祈言刑部大理扶同深刻乞各坐以變亂成法罪　上從之命著為令八年陞福建按察司僉事數月移病歸卒年七十五祈風神峻整音吐剛厲中雖少容然襟懷坦夷褒善薦才持法平恕身屢危而氣彌厲忠誠激發

得之天性家居罕所延接獨重處士邢量旦則挾冊就質疑難往往至昏暮乃返然量終歲不一造其廬也人兩賢之

太子太保左都御史陳僖敏公

陳鎰字有戒吳縣人父孟王素好善一夕夢神告曰吾降生爲而子以大而門遂生鎰舉永樂壬辰進士擢監察御史歷湖廣山東浙江按察副使宣德乙卯邊務方殷特陞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鎮守陝西兼督寧夏延綏等處邊備尋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轉左都御史　郕王監國奉命籍王振家會陝旱甚陝人思鎰連章上請乃以太子太保出鎮至則禱于西嶽得雨人情大悅開倉賑濟全活甚衆在陝十餘年領敕八十餘道悉聽以便宜從事鎰亦竭誠殫力知無不爲陝人德之家繪其像云旱禱之則雨病禱之則瘳每出民遮道爭舁之至擁遏不得前雖

禁之弗爲止也初鎰長憲時王文尚爲監察御史鎰薦文與副史金濂可大用文遂踦貴不數載亦至右都御史正統景泰間與文更出鎮陝最後文當出風御史留巳以侍郎耿九疇往爾人同在內臺文每陵轢之嘗入臺鎰稍後至文輒命堂吏鳴鼓集諸御史受事不少須一日文亦後吏請擊鼓鎰曰徐之文至知鎰遲鼓以待自訟曰吾在陳公度中矣鎰在陝持法寬而賜

時若年穀屢登民愛之如父母及文代之以猛
民陽畏而陰怨之年歲洊饑邊境騷然非復昔
時氣象矣景泰四年秋年六十三致仕卒贈少
保謚僖敏

國子博士徐公

徐禎卿字昌穀吳縣人舉進士為大理評事以
濶老求便地當事者目為好異抑之改國子五
經博士階廸功郎禎卿神清體弱雙瞳燭人少

喜摛辭文匠齊梁詩沿晚季後見北地李夢陽
始大悔盡棄其故所業力追古作至忘寢食著
交誠感暮賦諸篇詞旨沈鬱淩轢曹魏與夢陽
及信陽何景明歷城邊貢齊名弘正間稱邊何
徐李一日閱道書若有所得更習養生家言有
道士自西南來禎卿與語悅之遂究心長生益
與世泊正德庚午王守仁至京師素善禎卿禎
卿馳與論攝形化氣之術時湛若水亦在坐語

不合去巽日復就守仁宿謂曰吾授巽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守仁笑不應禎卿默然久之曰子以予為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無賤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將去郊故而宅于埃壒之表子其語我守仁曰謂吾為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是也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為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超乎夫盈

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于其閒禎卿蹶然起曰命之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悖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悖逾月遂不起垂歿整衽端坐以後事託其友翰林徐縉縉為之泣禎卿笑曰常事耳氣益微以指畫其子伯虬手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卒年三十三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

志於道云所著有談藝錄詩賦若干首李夢陽稱其文溫雅以發情微婉以諷事爽暢以達其氣比興以則其義蒼古以蓄其辭議擬以一其格悲鳴以泄不平參伍以錯其變第守而未化故有蹊徑存焉雖然辭榮而躭寂浮雲富貴慊慨俯仰其所造詣莫之究竟矣顧璘稱其上探騷雅下括高岑融會折衷文質皆備時謂知言而王世貞以吳中祝允明書沈周畫與禎卿詩

爲國朝三絕

應天府通判枝山祝公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七世祖碧山勝國時由松江來爲平江路總管季子九嵎因家焉祖顥正統乙未進士官山西參政父瓛母徐氏武功伯徐有貞女允明生有殊質五歲作徑尺字讀書一目數行下九歲病瘍寢處有古詩一編因揄和之名隆隆起旣天賦殊特加內外二祖咸

當代魁儒冒濡耳染不離典訓稍長遂貫綜羣籍稗官褋家幽遐嵬瑣之言皆入記覽文章崇深鉅麗橫從開闔茹涵古今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或當廣坐詼笑雜遝援毫疾書思若泉湧一時名聲大譟大僕少卿李應禎最與可奇其材以文妻之壬子舉於鄉主司先文恪公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既而果然自是連試禮部不第就銓得廣之興寧令興寧地界嶺

海民尚譁訐淫於禱祠允明至一示以禮戢則蒞學進諸生都試講授遂一變其俗故多盜竄山谷閒時出焚劫爲設方略一旦捕得三十餘輩邑以無警稍遷通判應天府無何乞歸築室吳城日華里著述不輟五年卒允明爲人簡易佚蕩不耐拘檢玩世自放憚近禮法之儒然默而好深湛之思時獨居著書解衣盤礴賓客來者叩戶呼之若不聞也書學精工自急就以逮

虞趙上下數千年變體罔不得其結搆若羲獻眞行懷素狂草尤臻筆妙晚益奇縱恒作老樹交蘿翔鳥鬭獸飛龍騰蛇之狀益有得于粵中山水之助云昂爲當代第一其爲家未嘗閒有無得俸祿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客與醵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生而枝指自號枝山道人所著有祝子通祝子罪知祝子褋蘇材小纂野記語怪各若干卷蠶衣浮物金

石契各一卷興寧志五卷藏于家子續超家進士給事中官布政

貞山陸公曰斯文之用與天地準由漢世來纘言之士臻于斯極者亦僅可數巳明興百年士猶膠守章句未覩其愜然者乃憲孝之際始彬彬焉祝先生由諸生起稟精發藻橫逸踔厲超追古昔盛哉若其湛浮自得龍變不羈大觀逍遥廓然離俗矣夏侯湛贊東方

生云明濟開豁包含弘大擬乎其萃游方之外者殆先生哉殆先生哉

右都御史值菴盛公

盛應期字斯徵裔出宋文肅公度由餘杭徙汴再徙蘇之吳江後家郡城高祖啓東以名醫爲文廟所眷應期少穎異年十四補郡學生讀書達旦不寐十九舉鄉試明年癸丑登進士歸娶釋褐工部都水司主事涖濟寧牐約束嚴整中

貴往來閩風歛戢有挾私貨行者輒沒入之大
璫李廣李興家人載私鹺數十艘南來閩濟寧
主事嚴恐投諸南旺湖中廣興固心銜之會太
監秦文奏應期阻格薦新船大不敬遂下詔獄
訊治嚴酷終無撓詞謫爲雲南安寧驛丞久之
稍遷祿豐知縣祿豐古祿琫甸白地烏棘八蠻
所居前政往往寇賊視之應期首弛逐捕之禁
益示恩信民用歸集而盜亦敉寧至隣境有盜

其民亦縛以獻歷遷長沙府同知管內王府官校及衛所餉給多爲奸吏侵牟士卒貧困出怨言將爲亂會應期攝府事亟召善算者授以意稽覈其出納數具得利弊所在著爲令吏不爲奸而郡以無事去郡日民設位六君子堂生祠之辛未遷雲南按察司僉事分巡金滄洱海二道所至夷酋慴服景東土知府陶某父子讐殺而讒人實搆其間應期與瀾滄兵備晁必登馳

入其境縛奸人置之法曉陶以義俾父子如初武定知府鳳英奴其妻攝娜多不法子朝鳴尤兇悖至謀殺縣令侵奪民田産子女有詔按治咸憚不往應期單車馳入其境出鳳不意母子震慴不敢動薄責其黨抵罪有差悉歸所奪於民還言鳳氏必爲亂請降其秩爲同知設流官制之事格不行後果叛如其言鎭守太監梁裕貪虐甚責將校土酋饋獻方物動以千計嘗一

釀酒至供米八百石應期言於巡按御史張璞每裁抑之又請封閉諸銀礦以絕亂源礦有歲額裕所利也積不能平遂誣奏璞應期及副使晁必登罪俱逮　詔獄璞杖死時應期已陞本省副使會乾淸宮災言者交章救之赦還故官遷河南按察使鎮守太監孫淸濫受訟牒應期面折之且榜擊其徒兇橫者不少貸丙子陞山東右布政使戊寅轉陝西左時鎮守太監廖鑾

縱其弟鵬姪鎧漁獵民財黠吏席守成與交關
假進奉侵盜帑藏幾空諸方岳初至者例先謁
鎧應期獨不謁而捕守成寘之法廖怒甚會造
上供織罽移檄取直鉅萬辭甚峻應期受檄則
閉戶發籍稽按得所侵費不貲明日詣廖廖方
盛氣以待從容出數視之因問所費若此計所
造當有羸今皆安在願以上聞廖出不意汗浹
背不能對跪謝乃已武宗巡幸將至榆林人情

洶洶僉議加賦以備供億應期持不可乃議于正賦內計戶以丁糧爲差出銀米若干聽准明年賦入之數比　駕至邊士馬滃集鉅細百需咸有調度而處之裕如民不知擾一時扈從諸璫皆諸嬖倖氣焰熏灼自鎮巡而下重足屏氣莫敢與抗應期既雅負重望而臨事整暇屹然不撓羣小望而畏之竟事無敢以非禮干者右布政李承勛亦在行歎曰李承勛常自謂一世

俊傑今日服矣上亦稱爲好官好官云未幾四
川巡撫缺吏部以都御史伍符及應期名上
上度次用之蜀去京師萬里夷獠雜居負險易
動六番招討高文林及其孫繼恩尤獷悍數攻
圍城邑殺掠吏民流民謝文義亦糾爨蠻爲亂
先後督師討平之以憂歸世宗改元起撫江西
當逆濠兵亂之後加以饑饉所在寇盜充斥鄱
陽湖尤稱淵藪應期廉知漁船爲賊鄉導乃籍

羣漁爲伍官稽驗出入又設團保之法以統鄉兵寇至則互援失事則連坐獲賊者各以多寡受賞盜遂迸散以歲侵請折漕米之半有轉運費及免襍調緡錢以萬計而請留賑濟者亦且數萬擇良吏分地賑恤躬自督率賞罰明信所全活甚衆而歲亦比登屬南京大饑首輸米四十七萬石銀二十萬兩時留都缺食諸省轉餉多未至惟江西運舟絡繹而下民賴以濟詔嘉

勦焉尋進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時歸善劇賊
李文積據挑子園爲亂至則督率守巡發兵生
擒文積及其黨李萬金等斬首一千一百三十
級俘獲男婦四百人思恩土官劉召誘執官兵
據險叛勢張甚復奏 敕調土漢官兵分隸將
校授以方略進攻巴梅諸寨破之召被創赴火
死俘斬千五百餘田州府土官岑猛淫虐慘毒
屢出兵攻燒州縣詔議討撫執便應期調猛稔

惡逋誅若容餋不問勢將益熾乃與巡按御史謝汝儀等具陳方略請誅首惡而赦其餘疏下兵部而應期已改工部侍郎督易州山廠矣初太監總兵二府多私役士卒應期稽按尺籍盡勒歸伍又檄下兩省及湖廣諸路凡所調遣徵發皆關白乃行於是二府陰使私人讒搆欲去之故有是命應期遂引疾致仕丁亥河決徐沛漕渠淤塞甚　詔即拜應期爲右都御史治之

時尚書李承勛胡世寧議欲於昭陽湖東自留城接沙河别開運道而少卿黄綰詹事霍韜亦各陳便宜詔下應期看詳遂與郎中柯維熊員外王大化山東叅議劉淑相親往相度延訪父老皆謂地形平衍可以就功而淑相賛之尤力乃疏言黄河古今未嘗無患而中原平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匯故遷徙不常為患特甚而其性避高就下自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力

勝也弘治以前河東下潼關即分三大支其二大支俱出汴城以南東行由泗水經淮入海維時河南郡縣受害爲甚其一大支則經汴城以北東行至兗又分二小支一出沛縣飛雲橋一出徐州小浮橋俱入運河徑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湮塞併入以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運河自是汴河無患而徐與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

旁支亦已湮塞曹單城武諸縣楊家梁靖諸口奔潰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昭陽湖東而水半泥沙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三十餘里為今之計大略有四曰疏曰濬曰築曰改疏者疏上流而殺之也濬者濬故道而順之也築者築長堤而障之也改者則改別地而不與之爭耳夫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堤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而故道

不可復此漕河所以不容不改也廷議是之
詔以春和興役應期已命柯維熊等分治舊河
使通漕舟而堅築堤岸以障黃河之衝別濬趙
皮寨孫家渡諸處以殺上流量地授工綜理微
密初議以六月為限甫四月而工且十八九會
給事中某言改河非計遂詔罷役而應期亦落
職閑住

禮部右侍郎金公

金問字公素吳縣人家貧年二十二始折節讀書居與陳繼隣與繼俱受易俞貞木繼併獎勉之問感勵益肆力于學不數歲為文已追逐前輩名益起永樂初以應薦授司經局正字侍

東宮甲午

上北征還以迎駕稽緩逮繫諸宮僚 上曰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遂與黃淮楊溥等皆下獄三人相得甚暇則人持一經互為講論

十年不輒人比之夏侯勝黃霸云洪熙初命侍
詔思善門授翰林修撰備顧問論時政得失悉
見採納宣德末擢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
正統間調南京歲餘遷禮部右侍郎卒於官鼎
文行敦茂平生閱歷艱危久躋通顯而始終一
操士論多之著述雅健精采燁然書得魏晉筆
法星歷之學尤精然未嘗以語人初問與陳繼
並爲俞貞木所器重嘗語王汝玉曰二生學問

略相似金之名位過陳遠矣後皆以布衣應薦
繼爲翰林檢討未幾致仕問亭榮名逾數十年
卒如其言

翰林檢討怡菴陳公

陳繼字嗣初父汝秩元末避兵自廬山來吳居
朱勔故宅宅有林亭軒沼之勝名綠水園日與
高啓輩嘯歌釣游其中題咏殆徧張氏時爲參
謀頗見信用國初官濟南府經歷坐事歿繼生

甫十月母吳携歸蘇家具蕭然惟遺書二萬卷
其母守節教繼慈而能嚴甚有家法長從王行
俞貞木學遂以古文鳴吳中遠近交聘爲學官
以親老辭先是楊文貞公士奇見繼文喜之會
仁廟獎用儒術遂上言繼文學宜在近侍郎日
驛召至授國子博士明日入謝改五經博士時
初開弘文閣延文學之士以備顧問命學士楊
溥侍講王璡及繼三人領之

宣宗即位尤留意綜古一日於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召問三楊諸公皆不能對　上顧翰林諸臣曰有能知者否繼時官在下對曰龍有翼曰應龍　上問何出曰見廣雅命取廣雅視之果然　上甚悅尋預修　兩朝實錄進檢討踰年引疾致仕卒繼爲人端恪其學自經史百氏皆博考深究文章根義理辯體製嚴矩矱不肯草率一時稱爲作者所著有怡菴集子寬

字孟賢完字孟英皆能文而寛尤長于詩新麗和平頗得唐法吳人至今稱陳五經家云

武功伯天全徐公

徐公諱珵更諱有貞字元玉吳鳳凰鄉集祥里人也幼質負傑少長在京師從吳文恪公訥游隱有經世之懷論說每與人各趣文恪詞曰子欲仕乎與俱見胡祭酒文穆公儼請授經於是時胡公以事稱病臥上牀伏枕酬人語見公易

其孱少試令爲詩篇篇成甚奇峻胡公蹶然起
繞牀行呼曰徐生鼎鉉器也留之授業期月巳
了了宣德甲寅中進士詔簡公等績學翰苑紹
文帝時故事號庶吉士數覸列宿久之上御便
殿召見二十八士試其文第公一即日授翰林
院編修館閣名鉅三楊二王之流以文爲公重
公自以士爲學以爲世耳文藝餘末惡足限稱
哉因肆力綜討天官變異地勢夷阸軍謀陳形

河渠陰陽方略咸求通悉古法宜合今用或問
公職詞墨諸此類何意事之公曰此孰非吾事
一日國家用我以此此可辭未之學耶於時學
之當不晚矣
宣宗崩與修實錄尋詔修玉牒遷侍講正統之
世公謂久治安朔虜必將患中國外攘中堅應
先時發計爾爾上疏備言之數千語悉馭虜精
筭殆無餘落者上嘉納之已巳之變京師戒嚴

朝討分遣文臣守要害錫璽書俾行巡按御史事公得河南公覘劾言于執政必得便宜行事竟易書以行旣至作鎮於彰德時民聞變相率竄匿山谷公馳騎往招之徵發郡縣得民長吏以從令爲好語諭啓民歸意民相報告出山谷旬日還就家井已數萬人公遂糾義旅爲京師聲援至者多太行羣盗公日閱察寢以孚順公親教坐作進退擊刺之法使自團結不籍其名

於是諸頑改習奔躍願爲用居無何虜邀京師解嚴公召還景泰元年爲經筵講官明年陞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會河決張秋沙灣先遣治者率築其決水大至築輒壞更七年績用弗成餉路梗絕役卒殘儆朝廷集羣臣論中外隱抱材略諳達水利者遣主河事大臣進公詔遷左僉都御史以往於時運河枯涸舟筏不通公來當冬時水忽大發入驩唱爲神水公檢點役

徒語屬吏河事當積歲可辦彼數萬億卒吾弗能用宜解遣休歇吾與之期使來又以積勞驟散且撓亂生他虞因量度地里漸遣之乃自乘小舠究河源流踰濟汶沿衛涉沁循大河導濮范還昉度地行水前遣卒且依期來乃上疏言平水土策在知天時地理人事天時既經地理既緯人事乃究夫水之性可順以道不可逆以湮禹之行水用茲理耳方今治者往往反是治

所爲難臣循覽河理自雍而豫出險固之夷斥勢已濫肆又由豫以兗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大洪口者當厥衝於是決焉以奪濟汶入海之路而去諸水從之以泄隄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此漕轉所爲阻者然欲驟而湮則有不可故潰益潰淤益淤莫之救定反成洚沱臣今措畫惟宜首疏水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繼爲方以時節宣俾其後亡溢涸之患

法必爲是當可有成詔惟公自用乃作壩埽牐渠隨宜先後之牐以制水渠以分水渠起金隄張秋之首踰百里至于大　之潭越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用平水勢勢隨平命渠曰廣濟牐曰通源渠有分合牐有上下凡河流傍出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萬丈於是水不東衝沙灣更北出濟漕河之涸治既成緒乃作大堰其上楗以水門繚以虹隄堰之崇

三十有六尺其厚十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尺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用平水性性亦平乃濬漕渠至數百里復作牐于龍灣魏灣八積水過丈則放泄之都通古河以入于海又以金水子母之義沉玄金爲物像幾萬斤鎭定焉及三年而功成始治者有發京軍疏河之議公奏蠲濱河民馬牧庸調專役河防省兵費紓民力方工時或沮于　上以工人部

聚衆挾兵勞苦將有他變　上下其言于公公
條布釋、上疑　上悟不問前後勞諭數四委
倚不移凡水工之就皆以　上專信力也國家
到于今賴之公歸擢左副都御史七年
景皇帝大漸天位未定廷謨乖異公意在復辟
顧未得可共事撫機以運會都督張輗張軏武
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等咸抱此懷而武人昧
經權不識故事抑之許學士彬許曰社稷之功

也然而彬耄矣經濟材略莫如徐元玉卿共圖焉亨素目善公意遂決天順元年正月巳卯夜亨軏就公籌畫大意公曰　太上皇昔者出狩赤子之故非游畋也今天下無離心如能奉以復辟此天人同符也古人固有之遂互陳籌畫或曰公云特不如南宮曉此意邪亨軏云兩日前有達者公言是則伺得審報乃可發議然傳聞未委然否亨軏去二日辛巳夜復造公請計或曰後二日夜亨軏來言報得矣乃請計公升屋覽步乾文亟下揖亨

軏時在今夕不可失因復切切密語定規算不知所云如何微聞亨軏小語今虜騎薄都城奈何公言適可乘此聲以備非常納兵內中亨軏唯唯或曰公急呼家人割雞瀝血酒中亨軏歃之未委然否亨軏倉皇出公爇香祝天訣家人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吾行矣歸邪人不歸鬼矣取鐵杖運習少之獨去與亨覞軏吉祥及鴻臚卿楊公善會牧諸門鑰夜四鼓開門納兵或曰近三千人直官衛士

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吶喊震響遠近兵入盡公命復鎖諸門取鑰匿水竇中并亨等無令知兵行天色沈晦亨等惶惑公大呼鼓進之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門鐵鍱牢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然開門聲（或曰公命取巨木架縣之舉擊門寢令勇士踰墉入與外兵合毀墉乃壞）門啓城中驩然無鐙火亨等入

太上燭下獨出亨等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公

命兵士舉輿來或曰士驚鶻莫能舉公自挽之前遂掖　太上
登輿及　皇后偕行或曰公自挽太上上輿忽天光昭朗
月星爛然　太上顧公曰卿爲誰公對都御史
臣徐有貞　太上旣出遂升奉天殿或曰行時太上命公密邇屬車至殿上公猶在車前失退武士因擊公一推　太上叱止之　太上升
座或曰康座在殿隅公自往推之至中久之辨色或曰公曰此　太上顧事卿爲之乎朕失遇卿矣蓋　上前在經筵時識公公未遷官與更名故至是始知之鼓鐘鳴
羣臣入惶惑不審及至殿下始知爲上咸驚且

喜羣情謐然卽日陞公翰林院學士掌文淵閣事　景皇帝聞鐘聲問左右誰邪（或曰于謙邪未委然）左右對　太上皇　景帝曰哥哥好好癸未陞公兵部尚書二月（失日）陞柱國三月癸酉封爲武功伯錫鐵券文曰朕惟褒有功顯有德國家之令典天下之大經也若夫定策以安宗社代言而贊皇猷自古爲難於斯乃得眷惟文武之全才宜典鈞樞之重任咨爾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

士徐有貞才堪華國道足經邦資弘毅而秉忠純貫天人而通今古蚤擢賢科首登制舉簡自
先朝貽于朕用史館秉春秋之筆經筵陳仁義之言作鎮北州已展勤王之偉略治水東郡復成纘禹之神功由是叙長憲臺總司風紀迺者姦臣謀變社稷幾危賴爾忠誠以定大策遂能擁戴朕躬光復天位乃自中丞之職進兼司馬之權采展論思升華密省謨猷具善啓沃良多

夫既屬以心腹而任之股肱是宜酬其勳勞而
胙之茅土爰錫西周之世封用承東海之宗祐
玆特封爾爲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祿一千一百石子
孫世襲指揮使仍與爾誓除謀逆不宥外其餘
雜犯死罪本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仍
命爾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於戲中外
宣力朕惟用爾以功左右納忠爾惟輔朕以德

居黃閣而兼典戎機信乃禁中之頗牧直紫宸而彌綸國體允惟王室之甫申尚匹休於前人用貤榮於來裔永崇世祿光我命封欽哉復授誥命文同叅語并封三代皆如爵又賜章服玉帶一日數節使令絡繹于道上往往側席佇伺或不時赴使還以修容對　上亦不還宮申召再三必致見之見輒欣俞慰勞恩密如家人父子錫賚蕃庶恒若不及公感遇奮激自為魚水

投結將以躬獨任國家坐致堯舜條建剴切無復顧慮言無弗納施行若流一時威權震赫百僚畏忌而同功曹石等始娟惡之初　朝廷批旨皆出閣臣調進旨稿留閣中號絲綸簿其後宦寺專恣時收簿秘內公告上如故事還簿於閣宦者權寖衰齮公曹石等有所私謁公多不從陳請恩典每復諫止節縮遂皆同情齮恚或日一日上滴公頤左右令御用監作條壓紗與徐有貞壓紗者謂細窄玉帶也左右去上偶

入監見方造一帶完　上問將賜誰左右對曹
欽　上言且將來與徐有貞徐有貞窮秀才無
錢買曹欽可再作與之欽聞謂　上業已
賜奴乃更奪與邪不勝怨與諸人鬪之會御
史楊瑄劾亨吉祥侵奪民田諸事中批宥亨吉
祥又謂瑄敢言俾吏部記其名亨吉祥言此出
徐筆記瑄何意意當不在我曹乎且瑄之劾亦
徐指耳繇是憾益深或曰曹欽入哭訴　皇太
后徐有貞將殺奴曹矣
太后姑
慰遣之然窺　上意不能諧愬以諸閹同嫌因
使巧謗公數為險詞觸　上上殊不為動　上

多屏人與公語閹人令小豎伏床守後屬耳或得竊聞之乃告　上上某日有某事某語云云　上寧有之乎　上問何自知之左右對此有貞宣諸人　上大驚我此語獨有貞一人當真是其發耶左右言寧獨是　上前後語有貞有貞無不揚播之　上自是疑公寢事形迹回思嚮日逆心語眷轉衰亨吉祥等輩乃益納隙進讒類合　上疑忌者久之　上愈益惡之夏六

丹亨吉祥因竊造封事危語誹毀朝政假給事中李秉彝名上之時秉彝已去國法司逮至訊之不勝苦毒而欸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畜馬士權等爲此而假托以滅迹耳遂捕公及家屬并士權等下獄雜訊之　上雖怒猶念公第貶爲廣東左叅政纔出國門亨吉祥急告變激　上　上令復追公下詔獄比入禁中適有風變　或曰公至内已晚因繫宿直房下明日方欲入忽天地瞑晦烈風大作後宰門

（關折承捕千戶爲風吹旋仆地起則懷中揭帖失去莫知所之因更造以之）至殿庭

未見　上曹欽等從中躍出盎將遂殺公　上顧見急召指揮門達戶授數語達趨下揮呼從士曰帶徐有貞入衙門我還自問之盎受　上寬恤旨已乃引公與偕出就門下痛杖數十引去（未審何門）復痛杖與家人士權等悉受苛考楚酷極甚皆瀕死數四終無驗狀士權尤被虐因曰令欲吾等何所承邪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與

汝三人同謀先爲此以惑朝廷耳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今皇帝爲堯舜之君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官不能折如是半月獄卒不成適承天門災 上大感悟宥出公以前叅詰出公自撰有纘禹之語禹爲帝王而云纘有不臣意或曰又以公之封 上令自擇邑而武功寔曹攑始封後操傾篡漢室公出此亦應有異懐無人臣禮舉此爲罪安置金齒爲民公受詔怡然就道至滇南寓處

僧廬陋室中屏絕世念惟綜玩易理嘗語人吾平生之學獨於易有深得云時有奏金齒狩臣胡其不法事迎權臣意辭連公　上不問後數思公輒欲召數爲李相賢沮之居三年　上益念之特詔使還田里或曰其終又決欲召勑且未及下屬　上不豫以及崩遂不果公家居卻掃罕見顏面自稱天全居士
先皇帝卽位詔賜章服閒居成化壬辰七月癸丑以疾卒年六十六公質幹短小精悍目光爛

爛射物音聲清越若金石好談辨古今無窮辭自視皦然遇鄙夫麤人蔑棄弗少留矚以爲彼自不當吾意吾自任吾意不能强合曲附也故方顯遽斥賞不塞罰而仕流莫歸公譽更生訾毀晩歲放迹湖山縱情煙霞之賞妓樂歌嘯風趣超逸輝照巖谷望之若眞仙下游古賢復出然念念　朝廷恒懷隱憂平生意氣所寄負存物外探秘剔幽莫非奇致嘗買地包山之岨有

冲昇之想焉（公嘗帥徒入林屋洞秉炬竹至膈凡穴口欲進柔不能乃返）性喜夜燒鐙與客坐語徹曙無勧狀或孤步遐逝若有遇奇流至人下視汚濁糠粃如浼耳仕迹所至尤多建明在彰德問父老得岳武穆飛先墓于湯陰爲設祀作𧜟旌氣又請建廟祀飛治河時行視鄉曾聞奏復前元賜顏孟二氏田没于官者更益之悉畀二嗣人供祀其學自經傳子史稗虞百氏天文地理𤰞筮醫藥星祿風鳥墨

術無所不通文章雄偉奇麗一代宗匠詩驕豪逸效李翰林書法遒駿得率更南宮風骨所著詞賦詩歌封疏雜文通若干卷別有史斷

續震澤紀聞終